

# 中尊寺本金銀泥字《大唐西域記》的舊藏者

——明治時期日本古籍流出的一例個案研究

高田時雄

## 緒 論

明治維新是日本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變革時期。不僅傳統的文化遺產由於歐化政策而大幅貶值，而且因為無法抗拒廢佛毀釋的潮流，佛寺的寶物陸續外流到社會上。古代寫本之類也不例外。《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一卷史傳部三<sup>①</sup>所收的《大唐西域記》，是以高麗藏本為底本根據日本的幾種古代寫本加以校訂的文本，最大的特色在於利用了此前無從得見的中尊寺本金銀泥字經本<sup>②</sup>。其收藏者是松本初子。筆者幾次被中國友人問及此人的有關情況，非常遺憾的是未能立即答覆。小文闡述關於松本初子以及中尊寺本的舊藏者的一些調查所得，同時想考察明治時代的寺院神社所藏典籍的外流情況。

---

作者單位：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① 昭和三年(1928)三月十五日發行。

② 作為京都文科學大學叢書的第一種而出版的《大唐西域記》校訂本(1911)，由於在校勘時使用了多種珍貴的日本古代寫本，至今還是最可信的版本，但當時仍然未及利用中尊寺本。

## 一、松本初子

《大正藏》所收《大唐西域記》的脚注中，在介紹校勘所用的日本古代的三種寫本時，指出甲本是“松本初子氏藏中尊寺金銀泥經本”，但根據《大正藏》的體例，對此人未作任何說明，因而不清楚其為何等人物。而且其似乎從未出現於大藏會之類的展覽會上，所以在這一方面也沒有綫索。現在中尊寺金銀泥字本《大唐西域記》成爲東京國立博物館的收藏品，去年夏天筆者獲准翻閱該寫本，談及舊藏者松本初子之時，得到該館的田良島哲氏的如下指教：在因特網檢索後可知竹柏會<sup>①</sup>的歌人中有同名的人物，而博物館的該藏品並非得自松本初子，而是作爲原富太郎（號三溪，1868—1939）<sup>②</sup>的遺物於昭和二十四年（1949）由原家轉讓而得的。筆者回家後以此爲綫索繼續調查，發現中尊寺本《大唐西域記》的舊藏者確係此人。

松本初子生於明治二十九年（1896），十七歲時加入竹柏會，師事佐佐木信綱。大正三年（1914）十二月，十九歲時出版了題爲《藤娘》的歌集，大正五年九月又出版了第二部歌集《柳之葉》，作爲早熟的女性和歌詩人引人注目。當時朝氣蓬勃的新進作家芥川龍之介（1892—1927）<sup>③</sup>也爲其歌集寫了介紹文章<sup>④</sup>。與此同時，芥川並將松本初子介紹給友人秦豐吉（筆名丸木砂土，1892—1956），策劃讓他們結婚，不過以失敗告終<sup>⑤</sup>。這是因爲松本初子於同年嫁給當時在生絲貿易方面取得傑出成就的原合股公司的經理河杉信勇（？—1928）。河杉於明治二十六年由第一高等學校進入當時剛剛轉讓給三井的富岡製絲所工作，明治三十五年該公司歸於原富太郎所有時仍繼續工作，

---

① 竹柏會是佐佐木信綱（1872—1963）提倡短歌革新而主持的團體，刊行了機關雜誌《心之花》。

② 明治至昭和時期的實業家，通過生絲貿易積累了千百萬的財富。作爲精通茶道的人、美術品搜藏家而知名，其修築於橫濱的日本式庭園三溪園的一草一木都精心佈置，聞名海內，現捐贈給橫濱市對外開放。

③ 生於東京的小說家，夏目漱石門下的俊秀。由第一高等學校進入東京帝國大學英文科，在學時就發表作品受到注目，留下“隱隱感到不安”之語，於三十五歲時自殺。

④ 芥川龍之介，《藤娘 松本初子氏著》，《芥川龍之介全集》第1卷，東京：岩波書店，1977，289頁。不過這是爲大正五年刊行的《藤娘》增訂版所作的介紹。

⑤ 大正五年六月二十九日，致井川（恒藤）恭的書信。《芥川龍之介全集》第10卷，東京：岩波書店，1978，298頁。

翌年轉到橫濱的原合股公司的總公司<sup>①</sup>，昭和三年二月二十六日逝世<sup>②</sup>。河杉號徹齋，愛好俳句，去世後其遺孀松本初子出版《徹齋句集》時，原富太郎的長子、副總經理原善一郎(1892—1937)寫了序文<sup>③</sup>。原善一郎畢業於早稻田的商科，留學美國哈佛，在原合股公司的紐約支店、里昂支店工作後，回國擔任副總經理。與芥川龍之介是中學同學，愛好美術、文學，和歌是跟佐佐木信綱學的。除了芥川，還與岸田劉生(1891—1929)<sup>④</sup>、阿部次郎(1883—1959)<sup>⑤</sup>、矢代幸雄(1890—1975)<sup>⑥</sup>、和辻哲郎(1889—1960)<sup>⑦</sup>等當時的文化人有親密的交遊。他們通過學校和工作單位，更重要的是通過相同的興趣成爲同一個圈子裏的人<sup>⑧</sup>。從松本初子嫁給河杉信勇的這個事實出發，我們容易說明中尊寺本《大唐西域記》後來由松本初子歸於原富太郎所有的情況。作爲一個美術品的大收藏家，三溪原富太郎不會對這個一級文物不感興趣，而在河杉信勇早逝之後，在資助遺孀生活的意義上希望對方割愛也是可想而知的，不過這僅是推測而已。總之中尊寺本《大唐西域記》沒有通過市場而直接進入原家，這大概無須置疑。然而問題在於松本初子擁有這個經卷的原委如何。從其經歷來看，松本初子自己買進該本的可能性幾乎是不存在的。

## 二、松本幹一

如果松本初子不是自己取得該經卷的話，最容易想象的就是作爲家傳之

---

① 藤本實也，《原三溪翁傳》，京都：思文閣出版，2009，56頁。

② 《東京朝日新聞》昭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號第四版刊登了原合股公司、妻子初子及親戚友人所發的兩種訃告。

③ 藤本實也，《原三溪翁傳》，155—156頁。

④ 活動於大正至昭和初期的油畫家，岸田吟香的四子。

⑤ 生於山形縣。由第一高等學校進入東京帝國大學，專攻哲學。師事夏目漱石，於東北帝國大學的美學講座擔任第一代教授。帝國學士院會員。

⑥ 生於橫濱的美術史學家。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留學歐洲後擔任東京美術學校的教授。藝術院會員，文化功勞者。

⑦ 生於兵庫縣姬路市的哲學家、文化史學家。由第一高等學校進入東京帝國大學，畢業於哲學科。親炙於夏目漱石。擔任京都帝國大學教授後，成爲東京帝國大學的倫理學講座教授。日本學士院會員，獲頒文化勳章。

⑧ 和辻哲郎致河杉夫妻以及河杉信勇的遺孀初子的書信尚存，可知與其全家都有交往。《和辻哲郎全集》第25卷，東京：岩波書店，1992，149，154—157，490頁。

物的可能性。初子的父親是松本幹一(1850—1915)。他作為《朝日新聞》創刊的相關人物而聞名,作為《大阪朝日新聞》的記者也很活躍,還對古代美術有極大的興趣,後半生專門從事古代美術品的鑑定與買賣。中尊寺本《大唐西域記》本來是松本幹一的藏品,去世後由獨生女初子繼承,這一點想必沒有疑問。

松本幹一是十五代以來的大阪人<sup>①</sup>。嘉永三年(1850)九月十一日,生於大阪齋藤町的信濃屋。幼名嘉一郎,號晚翠、轟軒等。安政三年(1856),七歲時於附近的私塾學習,其後由於出雲的儒者內村鱸香(1821—1901)<sup>②</sup>離開江戶的聖堂前來大阪,就在其家對面開辦私塾,遂進入該私塾。慶應二年(1866),父親新藏去世,十七歲就繼承當了戶主。同年,長崎奉行支配組頭吉岡良太夫(1830—1970)因公務而來大阪,成為信濃屋的旅客。吉岡於萬延元年(1860)與勝海舟(1823—1899)、福澤諭吉(1835—1901)等同乘咸臨丸前往美國,掌握了當時為數不多的來自外國的新知識。松本對他所說的話很欽佩,一再懇求而成為其僱員。明治元年(1868),出仕大阪法院,四年立志前往東京,成為“別手組”(幕府末年至明治初年為護衛外國要人而組織的居留地警察),在英國公使館工作。“別手組”解散後仍受僱於公使館。當時的公使館秘書薩道(Sir Ernest Satow, 1843—1929)跟隨市川清流(1824—?)<sup>③</sup>學習日本的古典,松本由此得到清流的知遇,學習古典。他還接受清流的建議,發起心願編纂可與韋伯斯特媲美的國語辭典,廢寢忘食埋頭工作,但由於各方面條件尚未成熟,不得不放棄該事業。明治九年十月起工作於福山以及函館法院,十年十月辭官回東京,任職於山田敬三的啓蒙社<sup>④</sup>。翌年十一年又於竹中邦

---

① 以下所述松本的生平,主要根據松本的隨筆集《とはずがたり》(書名意為“無問自說”。東京:泰山房,1917)卷末的《晚翠翁行實》(須藤光暉編),又據松本本人所作的簡歷(收入早稻田大學所藏的《大阪朝日社員錄》)加以補充。

② 幕府末年明治時期的漢學家。本名篤斐,字子輔。出雲人,從學於貫名海屋、篠崎小竹,又前往江戶就學於昌平學。松江藩的藩儒。

③ 幕府末年至明治時期的日本學家。與文久遣歐使節同行到歐洲增長見聞。出仕明治新政府,以提出書籍院(圖書館)建設的建議而知名。

④ 山田敬三是明治時期的報界人士,創辦啓蒙社,發行《まいにちひらがなしんぶんし》(每日平假名新聞紙)。當時,松本說自己是漢字廢除論者,看來與該報的宗旨也有關係。

香的國文社<sup>①</sup>從事活字印刷業。這樣松本就積累了豐富的印刷知識與經驗。就在這時，大阪時代的舊友木村騰想在大阪辦報社，為此來與松本商量。松本贊同該計劃，在說服木村騰的父親木村平八的同時，幫助進行了印刷方面的準備。當時東京與大阪之間沒有鐵路，松本乘船來往於東西兩地，備齊活字印刷機與組織職工。十二年一月，《大阪朝日新聞》終於發行了第一號報紙。

十二年五月三日，松本在東京參加了古書畫鑑賞會，以此為契機對古代美術開始感興趣。松本一度繼續留在國文社裏，十六年因為竹中邦香下臺並轉讓了國文社而退職。其時《朝日新聞》已不屬於木村父子，經營權轉到村山龍平（1850—1933）與上野理一（1848—1919）之手，但他們訪問松本，商量紙型鉛版製造的問題，因此松本於明治十六年九月進入《大阪朝日新聞》工作，作為印刷科董事盡力於報紙的印刷工作。

十七年十二月，在甲申事變之時，松本作為特派員被派往長崎、朝鮮，以此為契機轉任記者。十九年，政府任命宮內省圖書頭九鬼隆一（1850—1931）<sup>②</sup>等為調查員實施對關西古老神社寺院的文物調查，松本與他們同行，在《朝日新聞》報上發表《社寺什寶調查員隨行記》的連載<sup>③</sup>。這個經歷無疑進一步挑起了松本對古代美術的興趣。而且二十二年十月，岡倉天心（1863—1913）<sup>④</sup>與高橋健三（1855—1898）<sup>⑤</sup>創辦了美術雜誌《國華》，松本奮不顧身極力配合，負責編輯與銷售工作。岡倉與高橋幾年前都參加了關西古老神社寺院的調查，從那時起他們之間就有了一種同志式的默契。松本於大阪的中心地區高麗橋二丁目創辦了晚翠堂，作為《國華》的關西推銷處，同時著手進行

① 竹中邦香是明治、大正時期的出版界人士。以活字出版了幕府末年的日本學者飯田忠彥的《野史》291卷。在國文社任職時，松本還負責刊登政府命令和雜訊的名為《公文新誌》的週刊的編輯工作（《朝日新聞》明治十三年一月二十八日號）。

② 明治、大正時期的官員、政治家。擔任文部少輔後，歷任駐美特命全權大使、宮中顧問官、帝室博物館總長、貴族院議員。男爵。

③ 《社寺什寶調查員隨行記》（一）至（八），《朝日新聞》明治二十一年五月十六日號~七月七日號。

④ 明治時期的思想家，致力於日本美術的革新與發揚。參與東京美術學校的創建，還創辦了日本美術院。英文著作 *The Book of Tea*（1906）很有名。

⑤ 明治時期的官員、新聞界人士。先任內閣官報局長，後擔任《大阪朝日新聞》的客座評論員。明治二十九年，第二次松方內閣成立時擔任內閣書記官長，一年多以後辭職，後因結核病逝世。內藤湖南有《高橋健三君傳》。

古代美術品的買賣。順便提一下,《國華》由於印刷裝訂過於豪華,不久就陷入僵局,明治二十四年秋其經營權轉到朝日新聞社,直至今日<sup>①</sup>。二十九年,大阪築港計畫出臺,松本出於鄉土之愛表示反對,却未被接納,對大阪失去了信心。適逢舊友木村騰於東京創辦烟草公司,委託進行有關的圖案設計,因此松本自大阪朝日退職,進入木村合資公司。三十二年,舉家遷往東京。翌年十二月,木村的烟草公司與村井烟草公司合併,松本以此為契機將全部精力投入美術工藝品的蒐集。三十六年,第五屆國內勸業博覽會於大阪舉行,松本再次進入朝日新聞社工作,負責博覽會的評論。三十四年前後患糖尿病,四十年四月,再次回到東京,大正四年二月二十七日,於高輪的私邸轟轟軒逝世。

### 三、經卷的外流與轉移

提起奧州藤原氏,它是平安時代末期即11世紀末以後大約一百年間,以平泉(現在的岩手縣西南部)為中心,歷經清衡、基衡、秀衡三代稱霸東北的一族,由於其統治地區出產的豐富的黃金帶來的財力,出現了絢爛的文化,這一點在歷史上很有名。藤原氏於文治五年(1189)因受到鎌倉的源賴朝的征討而滅亡,但以金色堂為代表的中尊寺的寺院、具有光彩奪目的華麗裝飾的寫本一切經,將藤原氏的榮華富貴傳述得淋漓盡致,直至今日。

藤原氏讓人抄寫一切經,共有前後兩部,此事廣為人知。那就是第一代清衡發願的紺紙金銀字一切經、作為第二代基衡或第三代秀衡的願望的紺紙金字一切經,前者的大部分在現在和歌山縣的金剛峰寺即高野山,而後者有二千七百餘卷遺留於中尊寺。大阪河內的觀心寺藏有兩種版本,合計二百一十六卷。關於原來存於中尊寺的金銀字一切經移到高野山的經過,既有秀衡於承安二年(1172)捐贈的說法,又有關白豐臣秀次於天正十八年(1590)由奧州運來的說法,至今尚無定論。而有一部分被移到河內的觀心寺,想必來自高野山。

作為小文對象的中尊寺本《大唐西域記》是金銀字一切經的一部分,因而

---

<sup>①</sup> 朝日新聞社史編修室,《上野理一傳》,大阪:朝日新聞社,1959,445—448頁。

從高野山外流的可能性較大<sup>①</sup>。如上所述，松本幹一於明治十九年任職於大阪朝日新聞時，隨行參加神社寺院寶物調查，訪問了奈良和高野山的古刹。現在尚無把握主張松本就在此時獲得該經卷，但他通過調查與古老的神社寺院之間有了聯繫，這種看法並無勉強之處。後來，松本以古代美術的鑑定買賣作為工作之時，這樣的經歷應該對確保商品來源起了很大作用。松本幹一的隨筆《とはずがたり》（《無問自說》）中有“紺紙金泥的經卷”的項目，談到了中尊寺經<sup>②</sup>，雖未明言，但由其行文可以推知他親見中尊寺經的情況。如果這一推論屬實，應該認為那一定是在進行神社寺院寶物調查之時。雖然只是間接證據，筆者推測松本手裏的中尊寺本金銀泥字《大唐西域記》應當得自高野山。

松本幹一的興趣並不是古代寫經的搜集。他珍藏過該經卷一定是由於重視其美術上的價值。松本去世後，其收藏品被交付拍賣。拍賣者是好古堂中村作次郎（東京市京橋區中橋和泉町2番地）。大正六年十二月一、二日兩天進行預先查看，當月三日進行投標與開標。會場在東兩國的東京美術俱樂部。其展覽投標目錄<sup>③</sup>現在尚存，只是不包括中尊寺本《大唐西域記》，因此該經卷是與其他美術品分開處理的。附帶提一下，松本的收藏品並非全部交付給這場拍賣會，有些藏品還留在遺族的手中<sup>④</sup>。《大唐西域記》也是其中之一，至於它是在松本去世後不久就轉到原富太郎的手中，抑或這種轉讓是在一段

---

① 從理論上說也有可能是從觀心寺外流的，但考慮到整體的分量，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認為其來自高野山應該比較自然。

② 松本幹一，《無問自說》，191—192頁。附帶談一下，該隨筆雖可說是現今已被遺忘的著作，但在有識之士當中是受到很高評價的。參看森銑三的《松本晚翠翁的隨筆〈とはずがたり〉》，《言語生活》昭和五十二年（1977）三月號，56—61頁。後收入《森銑三全集續編》第八卷，東京：中央公論社，1993，238—247頁。

③ 《吉村家所藏品・故松本幹一君遺愛品展觀入札》。該投標目錄未將吉村家的收藏品區別開來進行排列，因此難以確知哪些是松本的舊藏品。不過，比如圖版的開頭部分所載的“隆兼 馬醫繪卷”以前在《國華》介紹過，因而可知是松本的舊藏品。該目錄由書畫與用具兩類構成，一共收錄了一千多件，但古代寫本之類却一件也沒有。

④ 例如《馬醫繪圖殘闕》於昭和十四年（1939）八月出版的《國華》第585期是作為“河杉初子君藏”加以介紹的。此外，松本幹一另有《馬醫繪卷》的長卷一軸（《國華》第253期，明治四十四年六月），這也是作為“松本初子君藏”於松本去世那年的年底即大正四年十二月舉行的《國華》創刊二十五週年茶話會上展出的珍品（同《展觀目錄》），該卷於大正六年交付拍賣。現在兩者均歸東京國立博物館所有，被認定為重要文化財產。

時間之後進行的，目前並不清楚，總之它終於進入原家確屬事實。

如上所述，初子在父親幹一去世後第二年即大正五年同河杉信勇結婚。而且初子嫁到河杉家之後終生都用河杉的姓，不再用松本這一舊姓。然而收入《大正藏》的中尊寺本《大唐西域記》的收藏者並非河杉初子，而是松本初子，因此將該經卷提供給《大正藏》編輯部的時間只能在松本幹一去世的大正四年二月至初子嫁入河杉家的大正五年之間的一兩年內。《大正藏》史傳部三出版於昭和三年（1928）三月十五日。儘管其時初子已經改姓河杉，收藏者的名字依舊是松本初子。雖然不能不說有些奇怪，這大概是因為編輯部未加確認就沿用原來的收藏者的名字。

#### 四、小 結

現存的《大唐西域記》的古代寫本中，由寺院外流到民間的不僅限於這個中尊寺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收藏的松本文三郎（1869—1944）舊藏寫本，卷首有“橘寺”的鈐印，封面有“持寶院長弘”的署名。因此可以推測該寫本原是飛鳥的橘寺<sup>①</sup>的寶物，鎌倉時代以後隨着寺院勢力的衰落轉到東大寺。由東大寺外流以後到歸松本文三郎收藏為止，經過了多少人之手還不清楚。德富蘇峰的成篁堂文庫舊藏（現為東京的御茶之水圖書館所藏）的長曆五年（1041）寫本<sup>②</sup>是僅有第十卷的殘卷，其中附有蘇峰於昭和四年三月十四日得自京都的舊書店佐佐木竹苞樓的記錄。現在歸於京都的大谷大學的大治（1126—1131）寫本第二卷，原為法隆寺一切經的一部分<sup>③</sup>。這是神田香巖（1854—1918）傳給孫子喜一郎（1897—1984）的，是香巖於明治時期得到的。

這些古代寫本由寺院外流，轉到民間收藏家之手，前提是存在適當的中介人物。進行中介的人物應該不是誰都可以充當的，需要具備既為寺院所信賴又能廣交收藏家和古物業界人士的條件。在這樣的人物中，西村兼文

① 被認為是聖德太子（574—622）的誕生之地，為聖德太子本身創建的寺院。

② 卷末有“長曆五年正月廿九日於長福寺書寫了”的識語。關於長福寺，有幾個同名的寺院，一時難以斷定寺院所在，或許是岡山縣美作市的真言宗寺院真木山般若院長福寺。該寺相傳是天平寶字元年（757）鑒真奉孝謙天皇的救命而創建的。

③ 寺中尚存《大唐西域記》十二卷中的十卷，另有一卷——第十二卷也流失了，現在下落不明。



(1832—1896)很有名。作為西本願寺所屬武士之子的兼文有《續群書一覽》等著作，頗通古書，亦擅長鑑定<sup>①</sup>，從關西的古刹發掘了許多經卷寫本，以此聞名於世。據說他承辦過京都的東寺(教王護國寺)所藏古書的整理工作，作為酬謝收取了該寺的古書<sup>②</sup>。弘法大師空海親筆所寫的《文筆眼心抄》也是其中之一，後由西村轉讓給山田永年(1844—1913)。有名的古抄本《世說新書》也是西村兼文得自東寺之物，分割後轉讓山田、神田香巖等五人。西村由東寺取得這些古書，究竟是否是作為酬謝獲得的，現在已不清楚。這一點暫且不談，如果寺院方面考慮出售收藏品的話，應該很有可能委託西村這樣的人物擔任中介。當然在西村之外，一定還有以這種中介為工作的人物。正是由這樣的人經手，古代寫本纔陸續外流到民間的。

不過就中尊寺本《大唐西域記》而言，情況有些不同。問題在於收藏者的松本幹一有可能直接從高野山得到此經卷。如果此事沒有經過任何中介的話，從這種古代寫本外流的情況來看，該個案大概可以說是一個罕見的事例。松本晚年專門從事古物的鑑定買賣，由此也可得知正因為他同關西古老的神社寺院早有密切關係，這種情況纔成為可能。而且中尊寺本《大唐西域記》是紺紙金銀字的裝飾經，與一般的古代寫本相比自有其特異的性質和價值，因而其外流時的方式也有所不同，這是理所當然的。

---

① 西村還以偽造古書而出名。延喜十三年(913)刊本《文選》第五殘卷、有“大唐天祐二年(905)秋九月八日 余杭龍興寺沙門光遠”刊記的陶淵明《歸去來辭》這兩種就屬此類，陳矩買進，傅雲龍將書收入其《簞喜廬叢書》(光緒十五年(1889)，東京)出版。參看反町茂雄編，《紙魚の昔がたり：明治大正篇》，東京：八木書店，1990，127頁。

② 山田鈍(永年)，《過眼餘唱》第一集，明治十四年自刊本。